

走近豐子愷

邵德懷

我讀大學中文系，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時，各種教課書裏幾乎都很少出現豐子愷這個姓名。只是在圖書館裏讀閒書時，或有機會偶而見到這個姓名。

他在當時我們這個年齡的後學心目中，並未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倒不是由他自身成就的大小所決定的。那時的我們，根本無法走近他，更無法認識他。至於

那個生他、養他、孕育了他無數作品的石門灣，在我們的記憶中，也是極其遙遠和陌生的。

到了八十年代後期，有關豐子愷的信息開始在某些媒體上出現並增多。眼

下正放在我寫字桌上、出版於一九八五年九月的《香港文學》第九期，就開設過一個《豐子愷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特

輯》，內收豐一吟、明川、殷琦、胡治均、潘文彥、香山亞黃所撰、有關豐子愷先生其人其作的文章共六篇，並配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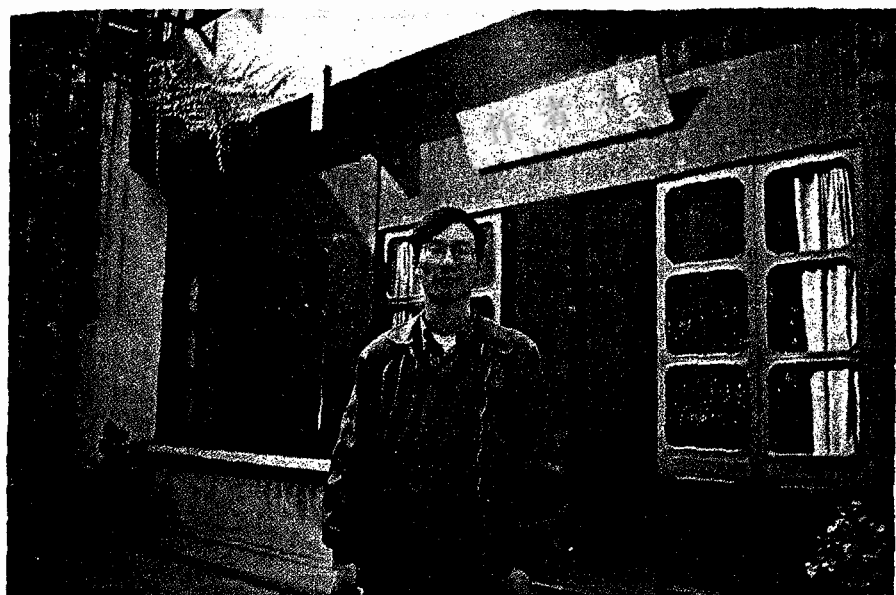
照片二十二張。只是在那個年代，大陸讀者能讀到這個專輯的人數極其有限。

我算有緣，曾和殷琦女士同事過多年。因為她的緣故，對豐子愷先生也許稍多有一些了解。記得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殷琦女士還專門開設過「豐子愷研究」選修課。遺憾的是，我當時

忙於教學，錯過了這個送到面前來的、認識豐子愷先生的良機。

也許命中注定我此生必會認識豐子愷先生，必會對這位先賢有一個比較多、比較深的了解吧。今年仲秋，我與同事一行十人終於踏上了趕赴浙江的路途。清晨，汽車從上海出發。穿過喧囂的都市，越過沉寂的鄉村。中午時分，我們便到達了豐子愷先生的故居，浙江省桐鄉市石門鎮，亦即當年的浙江省崇德縣石門灣。

石門鎮是一個典型的江南水鄉，與中國現代文學巨匠茅盾先生的故居烏鎮相毗鄰。它位於杭嘉湖平原中部，是古



一團和氣的風度。」又說：「當時的朋友中浙江人居多，那一批浙江朋友都有一股情氣，即日常生活也別有一股趣味，卻不像普通文人風雅相高。子愷於『清』字之外又加上一個『和』字。他的兒女環坐一室，時有憨態，他見着欣然微笑；他自己畫成一幅畫，刻成一塊木刻，拿着看着，欣然微笑；在人生世相中他偶而遇見一件有趣的事，他也還

是欣然微笑。他老是那樣渾然本色，無憂無嘆，無世故氣，亦無矜持氣。黃山谷賞稱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我的朋友中只有子愷庶幾有這種氣象。」

人生一世，少不了喜怒哀樂。讀書人，有正氣的讀書人尤其如此。豐子愷先生原是一個極為執着於人生，認真於生活的讀書人。他尊師守道，重情愛



友。其師李叔同先生（弘一大師）圓寂後，無論世道治亂，他都始終牢記先師的遺訓。（弘一大師給子愷信曰：「朽人七十歲時，請仁者作護生畫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歲時，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歲時，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歲時，作第六集，共百幅。護生畫集功德於此圓滿。」）牢記自己的諾言「世壽所許，定當遵囑。」即使是抗戰時期和文革時期，他都兢兢業業，置一己安危於度外，終於完成《護生畫集》計六集的創作使命，實現了自己的諾言。然而這樣一位嚴肅的性情中人，在為人處事時，卻全然是一種隨和、親切、恬然的態度！面對豐子愷先生，我等後學不能不肅然起敬。以我而言，對他此種人生風度更是景仰有加。

寫作此文的時候，我在電話裏與豐子愷研究者殷琦女士作了長達一個小時的交談。雖然在對豐子愷的具體評價上，我會堅持一些陋見。但對豐子愷的為人及性情方面，殷琦女士的看法與我非常一致。而且，我個人還極為欣賞豐子愷對人倫親情所採取的態度。誰都知道，他是一個漂亮的男人，一個美髯公。他的面相慈祥，與他的美麗長髯大有關係。然而令人驚訝和動容的是，他二十三歲開始蓄鬚，乃是為了表示對身兼嚴父慈母雙重親職的母親的深切懷念。再則，豐子愷先生於一九二七年秋季皈依佛門，取法名嬰行。但他始終只

吳越的疆界。西北方向，有大湖；東面，直對杭州灣。從石門鎮向北，經嘉興可抵上海；向南，則可到杭州。可以說，這是一個既能汲取大自然天然之澤、之氣，又能感受到繁華都市現代文明之風卻可保持自足的世界。豐子愷先生降生這樣的人傑地靈之水鄉，本身便是一種造化。而他日後的成就，多多少少也假藉到了鄉土的恩澤。

豐子愷先生的故居緣緣堂緊鄰古運河。幸運的是，我們前去拜謁時，緣緣堂別無雜人。無論樓上樓下、堂前庭後，都是一派安謐清靈的氣氛。這正好符合了我們這些雖然俗氣未脫卻又嚮往、欽仰豐先生高雅、清和氣質之人的心境。

緣緣堂始建於一九三三年。它是豐子愷先生用稿費，在自家老屋的後面、梅紗弄內所建。一九三八年，它毀於日軍炮火之中。一九八四年，在豐子愷先生生前摯友、新加坡廣洽法師資助下，當時的桐鄉縣人民政府在原址、按原貌重建了緣緣堂。緣緣堂的堂名來得十分偶然，豐子愷在《告緣緣堂在天之靈》一文中曾作過交待：一九二六年，「我同弘一法師住在匯灣永義里的租房子裏，有一天我在小方紙上寫許多我所喜歡而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團成許多小紙球，撒在釋迦牟尼畫像前的供桌上，拿兩次籤，拿起來的都是「緣」字，就給你命名曰「緣緣堂」。」不過堂名既

定後，卻被賦予了特定的意義。據說羅一浮先生受豐子愷先生之邀，為緣緣堂書罷橫額後，在後面寫下了一首偈詩，詩云：

能緣所緣本一體，收入鴻蒙入雙眸。

畫師觀此悟無生，架屋安名聊寄耳。

一色一香盡中道，即此十非動止。

不妨彩筆繪虛空，妙用皆從如幻起。

豐子愷先生自己對緣緣堂情有獨鍾，連其外觀以及內部擺設，他都極為講究。他說：「我給你賦形，非常注意你全體的調和，因為你處在石門灣這個古風的小市鎮中，所以我不給你穿洋裝，而給你穿最合理的中國裝，使你與環境調和。因為你不穿洋裝，所以我不給你配置摩登家具，而親繪圖樣，請木工特製最合理的中國式家具，使你內外完全調和。」（《告緣緣堂在天之靈》）

跨入緣緣堂，我感受良深的是它所擁有的清雅、高潔和雋秀的格調與氣氛。看着豐子愷先生的照片，不知何故，我頓時就喜歡上了這位離我們已經很遠很遠的、仙逝的老人。他眉清目秀，滿臉和善，戴着一副黑框架的老式眼鏡。短短的梳得整整齊齊的頭髮是花白的，長可及胸的鬚鬚也是花白的。可以說，光從照片看，便知道這是一位和

藹可親的文人。這樣的人，與緣緣堂這樣的屋子，與石門鎮這樣的水鄉，結合得是那般地自然和諧、不可分割。

緣緣堂裏，陳列着豐先生不少著作，以及後人對他的研究作品。我回來的時候，花費了一百多元人民幣，購買了一本由夏宗禹先生編輯的十開本的《豐子愷遺作》，以及六本一套的豐子愷先生所著《護生畫集》。兩類著作在豐子愷先生一生創作中所佔比例極小，但是透過它們卻也能窺見被人們稱為大師的這位文學藝術家的創造性成就。

豐子愷先生被人們稱為中國現代著名的美術家、文學家、翻譯家和藝術教育家，一生著述頗豐。他生於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九日，逝世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地點在上海。早年師承李叔同先生學習美術和音樂，師從夏丏尊先生學習寫作。他的一生，完全獻給了美術、文學、翻譯、教育事業。如今，他的骨灰安放在上海市革命烈士陵園內。

作為後學，我此生自是無緣結識這位先賢。但是，我在緣緣堂時對他所形成的印象，卻在以後的閱讀中獲得了印證。《豐子愷遺作》的書前，收有朱光潛先生的一篇題為《豐子愷的人品與畫品》的文章。朱光潛說：「我們吃飯和吃茶，慢斟細酌、不慌不開，各人到量盡為止，止則談的談，笑的笑，靜聽的靜聽。酒後見真情，諸人各有勝概，我最喜歡子愷那副面紅耳熱，雍容恬靜，

是保持居士的身分，並未全然出家。原因就在於難捨「俗念」、難割「人情」。記得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皈依佛門，但是捨不得離開溫馨的家，捨不得離開自己可愛的孩子們，所以始終沒有出家。

我很喜歡豐子愷先生這種獨特的信佛方式。他遵從的是佛的本質精神，而不拘泥於古板的形式。在我看來，他領悟了佛的要義，至少他並未違背佛的根本。曾經有人批評他：勸人勿殺食動物，勸人吃素菜，是自相矛盾。因為他同時又在勸人勿壓死青草，勿剪冬青，勿折花枝，勿彎曲小松。豐子愷先生的回答，我覺得意味深長、足可回味。他在《護生畫集》第三集自序中說：「護生者，護心也。初集馬一浮先生序文中語，去除殘忍心，長養慈悲心，然後拿此心來待人處世。——這是護生的主要目的。」為此，他「普勸世間讀此書者，切勿拘泥字面。倘若拘泥字面，而欲保護一切動植物，那麼，你開水不得喝，飯也不得吃。」

豐子愷先生的做法，最終是得到佛門認可的。他的《護生畫集》在佛教界廣為接受、廣為流傳，就很可能說明問題。朱光潛先生對豐子愷的信佛方式有過一段評價：「在我初認識他（豐子愷）時，他就已隨弘一信持佛法。不過他始終沒有出家，他不忍離開他的家庭。他通常吃素，不過作客時怕給人家麻煩，

也隨人吃肉邊菜。他的言動舉止都自然圓融，毫無拘束勉強。我認為他是一個真正了解佛家精神的。」筆者基本上認同朱光潛先生的看法。

從石門鎮緣緣堂回到上海後，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在閱讀豐子愷先生的隨筆和畫作。他的隨筆和畫作，總體都有一種恬淡、清秀、和煦的風格。這種風格的形成，與他的心境、性格、生長環境有關，與他的信佛也不無關係。凡人都有俗念，關鍵在於主體如何調整。豐子愷先生其人其作，無疑為今人提供了一個典範。

我對畫並不在行，但倒也欣賞豐子愷先生的畫作。不少人都說過，豐子愷的畫作，尤其是漫畫，深入淺出，韻味雋永，不但讀者面廣，而且流傳久遠。不但大陸，而且港台地區、新加坡等，他的作品（畫作、隨筆等）都很有讀者。並且，這些讀者，一般都較有品位。這也許恰好反映出豐子愷作品的特點和長處吧？

關於《護生畫集》，我以為頗值得注意的是畫家在如許作品中所流露出的、貫穿始終的廣博的愛心。最初，豐子愷先生多用「斥妄」（戒殺）之法張揚護生的愛心，以後他雖然也偶取此法，但自《護生畫集》第一集始，則多用「顯正」之法來張揚護生的愛心了。我覺得，以「顯正」之法完成的作品，更與和平、溫馨的氣息，而且也更能顯示

藝術的魅力。夏丏尊先生在為《護生畫集》第二集所寫序言中稱，該集「一無凄慘罪過之場面。所表現者，皆萬物自得之趣與彼我之感應同情，開卷詩趣盎然，幾使閱者不信心此乃勸善之書。」這種評價，十分確切。《燕子飛來枕上》、《溪邊不垂釣》、《好鳥枝頭亦朋友》、《餘糧及鷄犬》、《鷄護狗子》等，都是堪經細品的佳作。

豐子愷先生的畫作，之所以頗受歡迎，還在於這些作品極富有情趣。《護生畫集》是這樣，其它作品同樣如此。在《我的漫畫》中，豐子愷先生說，他的漫畫創作略分為四個交互錯綜的時期，即「描寫古詩句時代」、「描寫兒童相的時代」、「描寫社會相的時代」、「描寫自然相的時代」。無論哪個時期的作品，我們都不難感受到盎然的情趣。人們頗為熟悉的《瞻瞻的車》（一·腳踏車）、《阿寶赤膊》、《穿了爸爸的衣服》、《爸爸不在的時候》、《埋伏》、《感同身受》等，無不如此。

中國畫本來就有「詩」、「書」、「畫」融為一體、互映生輝的特色。豐子愷的畫作，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以他的漫畫而言，不少作品，正是因為有他漂亮的書法，有他引用的佳詩的互映，從而熠熠生輝。這實際上，也從一個側面暗示出豐子愷先生的文學領悟力和文學才華。沒有此種領悟力和才

華，是不可能完成那些詩、書、畫配合得水乳交融的畫作的。更妙的是，他引用古詩句，常常為我所用，進行字、詞的適當刪改，進而創造出別具一格的藝術效果。有時，他還擺脫古詩的限制，自己創作一些詩文，來營造一種獨特的藝術氣氛。這樣的例子，在他的風景畫中時有所見，在他的《護生畫集》中，更是比比皆是了。在夏宗禹先生所編《豐子愷遺作》第一百八十五頁，收有豐子愷的一幅題有秦觀詞《鵲橋仙》的柳月畫。該畫頗能反映豐子愷先生畫作的這一特點。

豐子愷先生大體上是以畫作傳名。不過，他的隨筆散文創作，應該說，也是很有成就的。郁達夫先生曾經說過：「他（豐子愷）的散文，清幽玄妙，靈達處反遠出在他的畫筆之上。」夏宗禹先生甚至將豐子愷視為中國現代文壇的「散文大家」，認為他的散文，「說眼下手，寓深邃理，有味外味」。（《豐子愷遺作·編後記》）郁、宗兩位的評說，還是切合實際的。事實上，今人看重豐子愷隨筆散文的，正在日漸增多。

我在閱讀豐子愷先生散文時，感覺十分自然、舒服。他往往不像在做文章，而是興之所至，筆便隨之而到。這

種作法，非常真切地顯示了隨筆的本質特徵。無論章法、行文、思路，都像他的江南水鄉一般天然無華。這些作品，不文不火，卻富有內蘊，頗耐讚賞。

豐子愷的隨筆散文，與他的漫畫同出一轍，具有一些相同的風格。他的廣博的愛心、天然的情趣，在他的隨筆散文中，時時可見。而文章內裏，又不乏他的真性情，他的認真和執着。文如其人、畫如其人，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證。在我看來，《給我的孩子們》、《吃瓜子》、《告緣緣堂在天之靈》、《佛天靈》、《阿慶》等，都是值得一讀再讀的佳構。

多年來，由於受到過分功利的文藝觀的影響，豐子愷先生的隨筆散文，一直未能廣受重視。因為他的作品，雖然愛憎分明，並且極具知識分子的清高、正氣和血性，但畢竟他又多寫身邊事、常人情，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容易為世人刮目。其實直至今天，不同的人，對他的評價，似乎也不免徑庭。我對豐子愷先生的作品，知之不多，自然不打算對他進行定評。只是，作為一介後生，我私下裏對他還是相當喜歡和欣賞的。

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位有境界的文

人，一位明世事、達人情的文人，一位有修養、有造詣的文人。這已經足夠、足夠了。這樣的人，我們來人生一回，能見到幾個呢？難怪葉聖陶先生、鄭振鐸先生、朱自清先生、朱光潛先生、巴金先生，都對他的為人、為文、為畫評價甚高。其中，巴金先生的一席話，令人記憶良深。他說：「……我沒有見過他，但我的腦子裏有一個『豐先生』的形象：一個與世無爭、無所不愛的人，一顆純潔無垢的孩子的心。我並不完全贊成他的主張，但是我敬重他的為人。」

眼下已是九十年代中期，比起十多年前，我算得上是一個「知道」豐子愷先生的人了。而類似筆者的了解豐子愷先生的人，比起當年，一定增加許多。這對喜愛這位老人的後學來說，可謂是欣慰之事。我想，隨着歲月的流逝，豐子愷先生其人、其作品的光澤，會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發現。

一九九五年於上海

附記：· 本文所涉豐子愷作品及有關評文，均見夏宗禹編、華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版《豐子愷遺作》，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月版《護生畫集》第一至第六集，劉以鬯主編、一九八五年九月版第九期《香港文學》。